

逍遙閣隨筆集

天廬著

女子書局印行



逍遙閣隨筆集

天廣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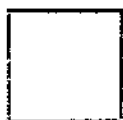


上海女子書店發行

1932

逍 閣 隨 筆 集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出版

初版印數一至一〇〇〇

原著者

天廬

發行者

上海圖明閣路一九號
史蜂女士

印刷所

均益聯合印刷公司
上海怡和路十六號

總發行所

女孖書店
上海圖明閣路二九號

分售處

各埠各大書局

全一册 實價六角

國內讀者郵購郵費加一
外埠酌加運送
六

章序

我沒有法子消遣我的煩惱，所以文章也很久不做了。但因為天廬大師是我的朋友，我不能不去開煩惱，而說幾句無聊的話。

天廬是學很有趣味的人，有趣味，是的。每次碰見他，總是滔滔不絕地談天，時而世界國家，時而婦人孺子。是的，我們比較歡喜談女人，世上有情之倫，有幾個不愛女人呢？談女人並不足為病；何況，他是一個花和尚，更有談女人的權利。

記得杜威(John Dewey)在北大講哲學的時候，他沒有一句話不經過深刻思想過來的。這很可拿來做天廬說話的反證。因為他不講則已，講起來總是口如懸河。他說的話多了，聽的人也被他縱橫的談鋒迷住了。天廬有時說話不免糊塗；可是，世界太寂寞而且煩惱了。我們雖然不必有意糊塗，却也無庸過於精細。古人說「難

得糊塗」這句話，在煩惱而且寂寞的社會人們，實在是有意義的。

所以我們聽天廬說話，凡帶有點佛教意味的，最好是像陶淵明的讀書一樣，「不求甚解」，我們也可用同樣的精神，來讀天廬的隨筆。隨筆是一種含蓄而幽默（Humor）的文學，老夫毫不客氣，也曾出過兩種隨筆，流之中華，傳之外國。天廬拿他那種會說，會笑，會搗亂的精神，來寫隨筆，當然妙語如珠，趣味雋永。他在時事新報裏編電訊外兼編「青光」，天天要在「青光」墊上幾句，現在集起來是冊很好的隨筆集。因為他住在逍遙閣上，所以定名曰「逍遙閣隨筆集」。我想，天下之人，無論男子，女子，長子，矮子，禿子，鬍子，沒有不歡喜讀天廬的隨筆罷。女子書店這冊隨筆生意之不壞，可想而知已。嗚乎！滄海橫流，人間何世。天廬今之有心人也，以精研新聞學名於時，乃亦以隨筆行世，此隨筆之幸也夫。

衣萍在吃飽了飯裝滿了肚子的時作。

自序

「逍遙閑隨筆集」快出版了。這些隨筆有些是爲填補青空白寫的，所以在「逍遙夜談」上談上幾句，就算是自己的序文罷。

我把這些熱鬧的文字集起來，並不是像衣萍居士給我做序所說的「隨筆是一種含蓄而幽默的文學」，我只是想換幾個錢而已。酒家是個火頭僧人，什麼都不大懂的。但我知道，黑點點的字，印出來可以變成白亮亮的錢，而白亮亮的錢，可以買得紅晶晶「水做的」的笑渦。於是乎我寫，印，賣。

其次就是章太太所說的，世上太寂寞和煩惱了。記得自敘傳中有一段感想說：「從小爲了『家難』離開故鄉，到外邊度着流浪的生活，在黑暗冷酷的孤獨人海中，摸索自己飄渺的旅途。沒有光，沒有花，一個人東飄西零，造成憂鬱沉默的性格。消極與憤世，並長在心頭，我咒罵命運，我憎個世人，我懷疑一切，

連我自己。我悔恨生在這寂寞而煩惱的人間。」

爲了消磨這寂寞而煩惱的時光，結果便產下這些隨筆的東西。我相信，比我洋洋數十萬言的「中國新聞事業」，和寫了三年才成的「新聞文學概論」來得有趣味，也許可以多賣幾本。又這些文字大部份是在「九一八」以後國難所寫，很多是血淚紀念的作品。感謝那被日本人燬了家而創辦女子書店的姚黃心勉女士給我出這本無聊的書的盛意。

全集共分三輯，第一輯「逍遙隨筆」，這是生活感想的斷片，隨筆記下來的。但因爲生性太疏懶了，不記的時候爲多。第二輯是「天天漫話」，是我主編青光「談話」中，選出幾篇可紀念的文字。第三輯「黃梁殘稿」，過去寫了不少的文字，文言的尤多，隨寫隨棄了，這不過是殘稿中百分之一罷了。我萬分感謝盧小姐給我選鈔，爲了不願辜負了她的辛勞，終於把想覆瓿的集子出版了。

臨了還要謝謝幾位好友，葉靈鳳先生替我繪個美麗的封面，孫福熙先生替我寫

個小影，章衣萍先生替我做序。這都使這平淡無聊的小集子，增了無限的光彩呵。

天廬自序於上海時事新報館

一九三二、六、二十七、

逍遙隨筆

據摩登青年男女們說：「戀愛不忘救國，救國不忘戀愛。」於是乎救國餘暇仍挾着愛人看電影，跳舞，聽戲。雖在國難之中，不改其樂。

近來生活的頹廢沈淪，正是整個亡國的象徵。每天總是自暴自棄的說：像我這樣有愁無命的人，死了也罷；像我們這樣不知自救的國家，亡了也好。

有時候想，男兒應該以身許國，不要爲了一個女人苦惱到這等田地。但想自救時，她的情形又在眼前一亮，那動人的微笑呵，所謂男兒陷落反盒深了。

昨夜讀了一部武者實篤小路的戀愛自傳，敘述他少年苦戀着一個女人的故事，

我纔恍然自悟了，我就是書中那個「忠厚老實人」。

十年來睡不了「窮忙愁病」四個字。我對銅臭萬分的憤恨，所以有錢就花個痛快。痛快後又是窮，愈窮愈花，愈花愈窮，所以我永遠在窮困中。

很久很久以前，我從海外落拓回到故國，上海灘上的繁華綺麗，及時淫樂男女的報往跋來，還是昔年一般的情景，但我已變成無業的游民了。每天蹣跚在十字街頭，女人見我無油可揩，從此翻面不理我。幾回發願弄幾個錢，但想着這頓青衫，却又灑透了淚痕。

在國難聲中，我決定投筆從戎。但手不能執刀殺敵，足不能兼程追寇，這個老爺兵有何用處。朋友們勸我說，報國之道很多，在後方宣傳也是救國方法之一。無

可參酌，就此下台，做了一篇文章做叫做「宣傳救國」。

筆墨生涯是可爲而不可爲的職業，幾時鄉下這筆桿兒說，這碗把勢飯不是人食的，將來有了女人，生了兒子，老了死了，遺囑當寫「願子子孫孫勿作新聞記者。」然而決定放下時，又覺得難肋棄之可惜了。

依據革命先從革家起的原理，救國當然先從救身起。我生平の遺憾，就是不曾感到女性的柔情。我厭惡肉，我應先救我自己。子曰，女人於我如浮雲。這樣我才得救，我才能倍力來救國。

許多人說，我有點名士的脾氣，其實我是個愚拙的忠厚人，讀書讀壞了的。詩害誤了我半生呵！弄到今日我像君平壓棄了世人，世人也厭棄了我。我便懸在這不

僧不俗間，成了世外世內的不外不內人。

母親在故鄉聽說兒子功成名就，成家立業了，遠迢迢地到上海來。看着兒子壁上掛着一對「萬里飄蓬雙布履，十年回首一僧衣」。淒然的說，「三兒，你要到甚麼時候纔給爲娘的歡喜一番？我回道，「娘，您老人家就算三兒死了罷。」

因爲在東洋溜了一趟，回到破舊的故國來，總覺得樣樣都是東洋好，於是主張東洋化。但遇着西洋回來的朋友說，西洋還要好。留英的主張英化，留美的主張美化，留法的主張法化，留德的主張德化。我想中國索性瓜分了，大家的主張不是都實現了麼？

一個時候我想跳黃浦，然而名義上不大好聽。現在國家快亡了，有人勸我說，

這是死的時候了，從前的跳輕於鴻毛，現在則重於泰山了，因為是憂時傷國而死的。然而冬天的水太冷，覺得還是從軍救國罷。可是自己還救不了，怎能夠救國，還是先救我自己罷。

今年已經到蘇老泉發憤的年紀了，對於某種誘惑，心裏却還是和少年一樣的顫動。在夜闌人靜的時候想，一個快到中年的人，內部蘊藏的生命，對於外來熱力所引起的傾注與燃燒，這種 *Passion* 難道是單純 *Love* 麼？我大概永遠葬身在這種火焰中了！

K 說從前他傾誠愛過一個女人，總異樣地苦念着她。忽然有一天有機會可以見着她了，前一夜不曾睡着，日間一事也不能辦。但等到望着她嫋嫋而來的倩影，隔陣他又逃脫了，過後幾日的懊悔悵然。

我在讀書那時候，時代的口號是「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後來時勢一變，却變成「讀書不忘戀愛，戀愛不忘讀書」。但物極必返，現在又是「讀書救國」了。可是勸人「讀書救國」的人，就是從前被勸「讀書救國」的人啊！

歡喜耍筆桿兒的朋友，總有些板橋老人的賤相罷，一天忙個不了，便發起牢騷來，幾天一點事兒也沒有，又悶得慌了。這叫文人的蠶業，不如叫做文人的冤憤呵。

紅蓮上人說，女人一嫁了人是「天下大事定矣」。而男子一娶了老婆却是「天下大事去矣。」一定一去之間，男女之祕密，盡在不言中了。

春天，春天，戀愛的時候！可憐我已經老了。幾時總是這樣想。但憶起自己少年苦戀着娜的故事，那種寂寞的人間味，覺得又不如做我的和尙好。

青年時代殉情勇決的精神，就是愚蠢的行爲罷，要是人生寶貴的至情。現在就似乎有點不行了，也許是閱歷的世故太多，心情不易波動了！這種殉情的精神和今日殉道的決心，我都一般的珍重。

幾年前時時想着，自己本來是個熱情的人，世上竟沒有可以寄托熱情者，就這麼走盡了人生的旅途嗎？一想到這里，真覺得寂寞！後來沒可奈何，把自己的生命，來獻給宗教，做了時代的犧牲者。

著作需要孤獨和悲哀，這老話叫做「孤憤著書」，自己這許多著述，就是這十

幾年來淒涼孤苦的紀念。但追想起這多年暗淡的筆墨生活的時候，我寧可不著作了。

男子總希望爲女子最初的情人，女子却希望男人爲他最後的情人，由歷史的傳統思想的歧點，於是戀愛途上的兩性，時起衝突，而演出失戀的悲劇。

——

蝶一天告訴我，他昨夜在舊信中發見一封褪了紅色的信，呵，這是十年前預備給愛人的求婚書呀，那時因爲失了業不會寄出。後來離開了故國，愛人也結婚去了，自己便一直飄零到現在，想起來真令人傷感。倘若那封信寄去而得她允許了，自己是多麼幸福呵！言下愴然。

章瘋子輓黎菩薩聯署「中華民國遺民」，大家認爲瘋話。而今長期抵抗萬歲，